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视角剖析《恨海》中的棣华形象

郭文锦

云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不仅对心理学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影响到了文学的创作和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它强调打碎文本表面的连贯性，按照意识或无意识的逻辑重新建立起人物的真实脉络，从而达到对人性的敏锐洞悉和对社会的深刻体认。《恨海》是清末吴趼人所作的写情小说，其主人公棣华是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女性形象，她矛盾的心理活动、漂泊途中的梦、抑郁的诱因与症状等都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更为深层的解读。

关键词：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释梦；抑郁；棣华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4.081

一、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看棣华的复杂心理

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分为它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这三方面的交织与冲突在棣华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它我由无意识中的本能、冲动与欲望等构成，遵循快乐原则，仅受到自然规律即生理规律的支配。

虽然有封建礼教的束缚，但爱欲或性本能是永远无法完全遏制的。在爱与性的趋力下，棣华对伯和的爱意有时甚至浓烈到短暂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完全受到快乐原则的支配。棣华曾两次使用伯和的被褥，而被褥作为一种中介物，是两人肌肤之亲的隐喻，也是性的象征物。按照清代的社会归训，使用未婚夫的被褥是不合礼教的越轨行为。但棣华此时它我的成分占据了支配地位，急切得到满足且无暇顾及外界的规训，“这一点痴念萦在心上，不知不觉，把一切愁苦，都暂时丢开，只打算将来成礼之后，如何恩爱，如何相敬。想起他在村店时，那般体贴，又是彼此同遭过这场患难，将来不知要生受他多少温存。想到得意之处，转觉得心痒难挠起来，遂不觉酣然睡去。”虽然棣华对自身要求极为严苛，又极其顺从于道德的规训，但她也存在短暂的只顾性满足的时期，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爱欲或性本能的不可遏制。

其次，为了叙述的逻辑性，笔者选择先阐释超我部分，再分析自我部分。超我与法律道德相关，是一种强制性的自我典范，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超我这种统治权力的源泉带有强迫特点的专制命令形式。”

棣华的思想始终紧绷着一根弦，弦的外界力量来自社会的道德规训以及父母的关照与注视，又内化为超我对自身严苛的行为规范。逃难途中，她时时以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仪。尽管她与伯和从小相识、姐弟相称、情意深重，却处处回避，机械地向道德条例趋同，压抑内心的真实欲望。甚至连母亲都

要劝慰她说：“今日在这乱离之际，是迫不得已的事，又有我在旁边。其实嫌疑两个字，也可以从权免了。我见王家娟娟和他们小瑞儿，是终日有说有笑的，虽然他们是老亲，究竟也是个未曾成礼的夫妻。娟娟何尝像你？”当替伯和盖被子的场景恰好被母亲目睹时，棣华“满面通红，直透到耳根都热了，连忙退了几步”，并为此而落下泪来，这种极度羞愧就是超我压抑它我的产物。意外失散后，母亲询问伯和的行踪，此时棣华在超我的归训下不敢称呼伯和之名，出现了失语的症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超我只是显得像良知和道德，但事实上是很残暴专横和荒谬的，它虐待狂似的在棣华耳边进行强制性的命令，要求棣华的行为符合超乎现实的规范。于是，良心的要求和自我的现实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被棣华体验成一种罪恶感，并通过与他人的自居作用而建立起来，轻则引发情绪的纠结，重则上升为心理综合征。

最后，自我是一种谈判机构，负责调解它我与超我。一方面，自我较低级的部分并入它我，企图用外部世界的影响对它我和它的趋向施加压力，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它我中自由占支配地位的快乐原则；另一方面，自我基本上是外部世界与现实的代表，而超我则作为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与自我形成对照。

自我在满足需求的企图时，必须遵循现实原则，只有在合乎现实逻辑的环境下才计划满足需求。棣华虽然不断受到爱情力比多的驱使，内心想要有进一步关心伯和的行为，但她时刻处于自身超我的道德凝视之下，又置于社会的评价体系之中，受到外界社会无形目光的检视。作为未婚妻，缺乏名正言顺的身份，于是每当她产生相关行动的欲望，就会陷入内心的挣扎与斗争。逃难时，棣华母女与伯和在一家小店落脚，环境较为简陋且只有一张炕，伯和出于礼数独自在房外打盹。此时，棣华开始自我斗争，“我们还是小时候同过顽笑，这会隔别五、六年不见了，难得他这等怜惜我，自己病还没

有大好，倒说怕我熬坏，避了出去。他这个病，是为回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来的，今夜岂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叫”来自它我的冲动与欲望，是棣华心中非理性的性本能驱使层面；但“羞于出口”，则体现出自我对它我的压抑作用。通过自我的不断压抑，试图把心理中的某些倾向不仅从意识中排斥出去，而且从其他效应和活动的形式中排斥出去。“不叫”来自超我的道德归训，是强迫的、苛刻的；但“于心不忍”又体现出自我的试图调和与平衡。此处，棣华的内心斗争巧妙地被暂时化解，由母亲提出了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这种外部力量的干预避免了人格的撕裂与不可控。但毕竟只是暂时缓解，并没有从矛盾的根节处予以解决。母亲去世后，外部力量随之撤除，棣华的自我仍旧无法协调好与它我和超我的关系，最终造成了人格上更为激烈的终极撕裂，为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综上，它我、自我和超我的斗争冲突在棣华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她受到它我快乐原则的驱动，渴望爱欲和性本能的满足；另一方面，她又受到超我时刻进行的严苛训诫，要求她符合社会的所谓道德与法则。但是，本应作为协商机构的自我并不能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冲突，使她长期陷入到不可名状的纠结与焦虑之中，最终造成人格的撕裂。

二、从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看棣华的“漂泊一梦”

在此，将棣华所做梦的内容摘录如下：

正欲朦胧睡去，只见五姐儿说道：“恭喜小姐，你家陈少爷来了！”棣华听说，连忙起来问：“在那里？”五姐儿道：“在外面，就来了。我同小姐去看来。”棣华便起身同五姐儿走到门外一望，原来是一条康庄大道，那逃难的车马络绎不绝，那里有个伯和在在？正自仔细辨认时，五姐儿指着前面道：“小姐，你看，那边不是陈少爷么？”棣华顺着所指处望去，果然见伯和跨了一辆车檐，笑容可掬的过来。暗想：车里面还有甚人，他还是跨着车檐呢……才知是做梦。

弗洛伊德将梦的四种工作概括为凝缩、置换、象征和修饰。下面笔者将从梦的这四种工作入手，试图还原棣华之梦的深层含义。

首先，凝缩工作使得梦的丰富隐意被削成了有限的显意。我们可以按此思路进行逆推，笔者认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一处为五姐所言的：“恭喜小姐，你家陈少爷来了！”棣华从未向五姐言明过伯和的未婚夫身份，按理来讲五姐应为不知情者，但棣华内心对伯和目前的身份以及所向往的真正夫妻身份有非常丰富的隐意，只是在超我的凝视和自我的稽查下无法自如地流露出来，只能将此表述分配给五姐，让五姐在梦中说出“你家陈

少爷”这一具有明确身份归属的语言。一方面逃避了超我和自我的审视，另一方面表现出本我的欲望，将丰富隐意压缩成有限的显意，作用于梦的形成过程中。

其次，置换工作使得隐意中的重要部分在显梦中被次要部分所代替。棣华所想的第一人物必然是伯和，但梦中占据大半篇幅的确实五姐和车夫，也反映出其深意。消息的通报者是五姐而非其他人物，暗含有棣华目睹五姐五哥不受礼教束缚、自然相处情景的强烈羡慕之意，本质上仍是对爱情力比多的投注。此外，这也隐含其内心对超我归训的一种抗拒，但这种抗拒本质上是无效的，仍受到其不断的力量支配。车夫仍是早上言谈的那位，也含有更为深层的担心与忧虑之意，因为棣华曾在交谈中透露出钱财在伯和身上，担心车夫会因此谋财害命。而这种担心进一步转化为自责之感，通过对自身的压抑和自责行为来满足超我这种复杂心理机制。

此外，象征工作将抽象的梦思维表现为具象事物。比如二人的离别在梦中意味着死亡，也暗示了最终的悲剧性结局；又比如马车类似移动房屋的结构是性器官的象征，马车的门代表着性器官的入口，其打开或关闭暗示了性行为的可能性，反映出棣华无意识中对性的渴望与趋向。

最后，修饰工作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半成品变成一个表面连贯的梦境。它将几次起伏的片段按照至少在逻辑上说得通的顺序组合在一起，呈现出较为完整的状态，但一方面只构成表面上的连贯，另一方面显示出述梦者有意或无意的加工成分。分析棣华之梦的深层含义，仍要打破这种表面逻辑，梳理其真实关系，应注意到是否在梦中达成团聚并非具体指向，反而是看似没有遂愿的部分更能体现真实意图。因为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三、从弗洛伊德的抑郁理论看棣华的抑郁与自虐

在它我、自我和超我的冲突矛盾中，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中，在伯和作为爱的客体而丧失的打击下，力比多不能有效退回自我，棣华一步步走向抑郁。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抑郁有三个前提：客体的丧失，矛盾和力比多退行到自我，我们可以在死亡事件后的强迫自责中再次发现前二者。而矛盾，毫无疑问就是冲突的动机驱动力了。”

在弗洛伊德的表述中，抑郁以严重创伤后的精神表现为特征，对外界的兴趣减弱、爱的能力丧失及所有能力受限及自我价值的丧失，伴随着自责和自怨，甚至出现带有妄想性的惩罚期待。在众人面前他们常将自己贬到最低，为自己的卑微感到抱歉。他们不仅不对其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产生异议，而且还将对对自己的批判思维延伸到过去，并悲哀地认为自己再也不可能获得更好

的结局，这导致了失眠、纳差及在心理上对所有基本生活愿望的极度压抑。

回归棣华的心理行为，她抑郁的症状体现主要可以分为自责和自虐两部分。

首先是自责。当时正逢太平天国起义，时局动荡，天下大乱，棣华母女与伯和走散纯属是社会大环境下的自然不幸事件，并非人力所能掌控。但棣华将走散的全部原因归结为自己的避嫌，从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自责情绪，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加码，几乎将自己压垮。母亲在途中因惊吓生病，虽然棣华尽自己所能予以服侍，却仍不能使其好转，因而自责到：“不料母亲病到这般，这都是女儿不会伏侍之罪。倘然有甚山高水低，女儿情愿跟着母亲去了！”伯和在寻亲途中得到意外横财，从而暴露本性，吃喝嫖赌，还染上了吸大麻的恶习。棣华仍要将过错全部包揽到自己身上，并不断贬责自己，甚至通过对自我的贬责来获得心理的安慰与快感。她曾前后两次向伯和表露出这种自责的情绪。第一次她说：“这是妾害出来的，望郎君善自调养，得郎病愈，专愿贬为妾媵，以赎前罪。”降低自己的身份，压抑自己的欲望，本为平等客体，却要自贬为妾媵。甚至第二次她更是直接使用“奴”来称呼自己，极度贬损自我价值。此处棣华对自己的指责实际上是关于她所爱的客体即伯和的，又以指向自我的形式呈现出来，以自责为代偿的主要形式，仍是表现对爱的客体渴求的一种形式。

然后是自虐。如果主体对客体的爱不能放弃，而客体自己却放弃了爱，爱只能逃入自恋性认同中去，间接通过自虐的报复方法指向原始客体以及得病的方式来表示抗议。抑郁症对客体爱的投注就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为对客体的认同，另一方面则因两难的冲突所致的转向自身实为施虐的行为。棣华在母亲病重时就已经产生了自虐症状：“祝毕，袒下左臂，用口在臂上咬着一块肉，提将起来，右手拿起并州快剪，‘飕’的一声，剪下一块肉来，并不觉痛楚，连忙用布裹住伤口。”在“孝”的名义下，这表面上是迂腐的割骨疗亲行为，深层反映出的则是自身由于爱的客体消逝而通过自虐行为得到超我满足的心理动机。同理，回想其过去与伯和的失散情景时，棣华“越想越是追悔，便拿指甲自掐起来。”¹这反映出在忧郁症中，超我获得了对意识的控制，且在这里自我不敢反对，承认它的罪恶并甘受惩罚，最终转向反对自我。伯和再次出走后，棣华寸心如结，又被触起思念母亲的心事来，从此恹恹成病，茶饭少进，日见消瘦。拒食代表着抑郁状态的严重形式，是一种通过自虐得病而试图表示抗议的选择。以至于最后

棣华选择将头上的十万八千根烦恼丝齐根剪下，这在当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规诫下，也是一种复杂的自虐行为。控制意识的过分强大的超我用残忍的暴力激烈地反对自我，好像它占有了人所具有的全部施虐性，这种自虐行为是一系列诸如负罪感等原始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综上，在它我、自我和超我的冲突矛盾中，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中，在伯和作为爱的客体而丧失的打击下，力比多不能有效退回自我，棣华一步步走向抑郁，并表现为自责、自虐等症状。这反映出对客体的力比多无处投注后，爱只能逃入自恋性认同中去，间接通过自虐的报复方法指向原始客体以及得病的方式来表示抗议，是超我获得自我不敢反对的意识控制权的结果。

四、总结与后记

棣华作为孝顺女、痴情儿的表面形象背后，其实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在不断冲突中形成的心理综合征。因而，笔者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切入，打碎文本表面的连贯性，按照意识或无意识的逻辑建立起棣华的真实思想行为脉络，试图对其进行更为深层的解读。

她矛盾的心理活动一方面受到它我快乐原则的驱动，渴望爱欲和性本能的满足；另一方面，又受到超我时刻进行的严苛训诫，要求她符合社会的所谓道德与法则。但是，本应作为协商机构的自我并不能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冲突，使她长期陷入到不可名状的纠结与焦虑之中，最终造成人格的撕裂。而她漂泊途中所做的梦也并非表面呈现得那么简单，而是经过梦的凝缩、置换、象征和修饰四种工作后伪装过的满足她内心原欲力比多的遭压抑的愿望。与此同时，她抑郁的成因与症状也可用弗洛伊德的抑郁理论来分析，爱的客体而丧失但力比多不能有效退回自我，爱只能逃入自恋性认同中去，间接通过自虐的报复方法指向原始客体以及得病的方式来表示抗议，是超我获得自我不敢反对的意识控制权的结果。

因而，棣华会表现出极度的自责、自虐、自我贬损，并以此获得超我凝视下的复杂快感。从精神分析视角切入，我们可以对棣华的种种心理和行为进行更为深层的解读，从而尽可能达到对人性的敏锐洞悉和对社会的深刻体认。

参考文献

- [1]周淼.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析《金阁寺》[J].芒种,2022(09):105-107.
- [2]翁兆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视阈下的《卡里加里博士》[J].采写编,2022(08):151-153.